



霍桑小说全集

Huo Sang Xiaoshuo Quanj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

Qige jianjiaoding de zhaidi

古屋青苔

Guwu qingtai

3

胡允桓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霍桑小说全集

Huo Sang Xiaoshuo Quanjì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

Qige jianjiaoding de zhaidi

古屋青苔 Guwu qingtai

目 录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	1
引 言	3
第 一 章 古老的潘钦家族	6
第 二 章 小店铺的橱窗	25
第 三 章 第一位顾客	35
第 四 章 柜台后的一天	47
第 五 章 五月和十一月	59
第 六 章 莫尔井	72
第 七 章 客 人	82
第 八 章 今日之潘钦	96
第 九 章 克里福德和菲比	111
第 十 章 潘钦花园	122
第 十 一 章 拱顶窗	133
第 十 二 章 达盖尔派摄影师	145
第 十 三 章 爱丽丝·潘钦	157
第 十 四 章 菲比的辞别	176
第 十 五 章 愁苦相和笑脸	186
第 十 六 章 克里福德的房间	200
第 十 七 章 两只猫头鹰的出逃	211
第 十 八 章 潘钦州长	223
第 十 九 章 爱丽丝花束	237

第二十章 伊甸园之花·····	250
第二十一章 启 程·····	258
古屋青苔 ·····	267
胎 记·····	269
年轻的好男儿布朗·····	286
拉帕西尼之女·····	300
布尔弗罗格太太·····	331
通天的铁路·····	339
生活的行列·····	356
羽毛头：一个有寓意的传说 ·····	369
自我中心；或心底之蛇 ·····	389
德朗的木雕人像·····	403
罗杰·马尔文的安葬·····	416
追求美的艺术家·····	435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

引 言

当一位作家将其作品称作“罗曼史”之时，毋庸赘言，他希冀自己能够拥有从事小说写作时所无权自许的处理素材和风格上的某些宽容。小说的结构形式要求写得极尽忠实之能事，把普通人生的逼真而不是可能的历程揭示出来。而罗曼史——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理应严守规律的同时，难免由于偏离人类心灵的真情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却有权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自己选定或创造的环境中的真谛。如果他认为恰当，还可以把画面增强亮度并加深阴影以渲染该环境的总体色调。毫无疑问，他若想明智，就要恰到好处地运用此处所说的有利条件，把神奇作为一种清淡、精微和纤巧的调料加以融溶，而不是当成一份实实在在的菜肴奉献给公众。不过，即使他忽略了这一告诫，也不能就此认为他触犯了文学的律条。

在本书中，作者已忠告自己——至于取得多大的成功，所幸不由他来判断——绝不跨越这种自由度一步。本书故事之所以符合罗曼史的定义，就在于试图将一个久远的时代与从我们身边飞掠而过的当前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从如今已经遥远灰黯的时代流传到我们自己的光天化日之下的传说，其自身带有神奇的迷雾，读者可依据各人的好恶，对出于形象效果的事件和人物或者不予理睬，或者任其成为过眼烟云。或许，本书编织得过于粗糙，需要这样的托辞，但同时也表明了，这种写法更难以有所造诣。

许多作家十分强调某些特定的道德目标，他们的作品正是以

此为宗旨的。笔者亦有此心，自揣不甘人后，因此也让自己抒发一条道德——确切地说，也就是一条真理：一代人的恶行会延续到其后世，这种恶行尽管可以一时得逞，却会成为难以驾驭的真正的危害；而如果这本罗曼史可以卓有成效地说服人类，哪怕实际上只说服了某一个人，认识到攫取不义之财的黄金或地产的罪恶的报应会落到不幸的后代的头上，将他们压垮致残，直到那聚敛起来的财富会物归原主，笔者也就聊以自慰了。然而，笔者由衷地说，并不敢斗胆有此丝毫奢望。当罗曼史真正有所教谕，或者产生了效应之时，通常都是要经过一个远非直截了当的微妙过程。笔者认为不值得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故而毫不留情地把故事用铁条般的道德钉住——颇似用针钉住一只蝴蝶——从而立即剥夺其生命，使之在一种不自然、不雅观的状态下僵挺着。确实，一个精雕细刻的高度真理，经过渐进渐明的描述，在结局处发展为高潮，尽管可以增添艺术的光彩，但其末页比起首页，绝不会更真实，也难以更显而易见。

读者或许可以将这一杜撰的故事置于某一真实地点。即使为历史的牵连允许——这一点在创作计划中虽然微乎其微，却也至关重要——，笔者也宁肯尽力避免任何影射。更不消说把作者虚构的画面与当前的现实对号入座而招致物议了，那无异于把罗曼史暴露于毫不通融和极端危险的批评之列。不过，描述一些地方色彩的行为举止，以任何方式涉及笔者怀有高尚的敬意和自然的尊崇的社区的特色，绝非他的初衷。他相信，不致因为展示了没有侵犯任何人私权的一条街道，使用了一大片现实中无主的土地，并且拆借了早已用来营建空中楼阁的材料修造一所房子，而触犯不可饶恕的众怒。本书的人物——尽管他们个个家世久远，门第显赫——确实出于作者臆造，或者充其量也只是他的拼凑；他们的美德不会失去光泽，他们的缺欠也不会在最低的程度令他们指定居住的可尊敬的城镇名誉扫地。因此，如果本书——尤其在笔者暗指的那

些部分——被严格地当作一部罗曼史来读，相信其主要是头上浮云而并非埃塞克斯县境的任何一块真实土地，笔者也就欢喜不尽了。

写于莱诺克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章 古老的潘钦家族

在我们新英格兰一座小镇的一条侧街的中段，竖立着一座锈迹斑斑的木头宅第，七面尖角顶的山墙朝向四面八方，中间是一簇巨大的烟囱。这条街叫潘钦街；这座宅第就叫潘钦老宅；而门前种着的一株树冠广袤的榆树，镇上土生土长的孩子人人都知道那就是潘钦榆树。在我此前为数不多的几次造访该镇时，很难漏掉潘钦街，都是由于穿过这两桩古迹——那巨大的榆树和历经风雨的大宅第的阴影的缘故。

那座古宅的外表总是在我心头留下一种类似人类面孔的印象：不仅由外部的日晒风吹雨淋所形成，而且也由世上的漫长岁月以及内在的兴衰浮沉所表现出来的累累痕迹而造就。假若这些旧事值得重提，必将构成一部不乏兴趣和教益的文字，尤为重要的是，必是具有某种几乎类似匠心安排效果的引人瞩目的完整作品。不过这一故事将包括前后历经近二百年的一系列事件，如果写成合理的篇幅，将是一部对开本的巨册或十二开本的数卷，会比同一时期的全部新英格兰年鉴还要厚重浩繁，这样说绝非失于谨慎。所以必须把以潘钦老宅或者叫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为主题的传说加以剪裁。因此，我们要简单勾勒一下这座宅基的环境，迅速一瞥其古雅的外观，看看它那在强劲的东风中变黑的墙垣——也要指点指点墙壁屋顶上一处处浓绿的苔斑——就此开始这个时间距今尚不算久远的故事的正文。不过，其中也还有一种与遥远的过去的联系——涉及那些被遗忘的事件和人物，及其举止、情感和观念，都

是差不多或完全弃置不用的——如果适当地转述给读者，将会有助于说明有多少旧材料用来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最新奇的内容。于是也就可以从无足轻重的事实中吸取有分量的教训：老一代的行为是遥远的日后可能或必然产生的善果或恶报的根由；同人们称作一时得逞的仅仅是一熟作物的种子一起，那些行为必将播下多年生的橡实，其冠盖自会浓密地为其后人庇荫。

这座七个尖角顶的宅第，如今看起来样子古旧，却并非文明人在分毫不爽的原地竖起的第一座住宅。潘钦街先前的名称要低微得多，只叫作莫尔巷，是根据这块土地最初的占有者的姓氏命名的，在那间农舍门前不过是一条牲畜往来的小径而已。当年，是一眼自然形成的涓涓宜人的泉水——在清教徒落脚的这片为海水包围的半岛聚居地上是十分难得的珍贵之物——最初吸引了马修·莫尔在这里搭建了一间茅草屋。虽说离当时的村中心多少有点过于偏僻，然而，在三四十年之后，随着镇子的崛起，当初盖着那间粗陋茅舍的地方，在一个既有权势又有前途的人的眼中，已经变得令人馋涎欲滴了。他花言巧语地断言，依靠立法当局一纸批文的力量，他已领有这里和邻近的一大片土地。这位宣称拥有土地权的人叫潘钦上校，从我们搜集到的有关他的各方面的品性的资料来看，他是一个具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特点的人。另一方面的马修·莫尔呢，虽是个卑微无闻的人，在保卫他认为自己的权利上倒是颇为执拗；接连好几年，他都成功地保住了他那一两英亩土地，那可是经他辛勤劳作，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出来的家园和宅基啊。有关这场土地所有权的争执迄今未见任何书面记录。我们对全部事态的了解主要来自传闻。因此，对此事的是非曲直提出任何武断的决定性见解都难免过分大胆或者失于偏颇；尽管潘钦上校为了覆盖马修·莫尔的小小地界所提出的土地要求是否符合情理看来至少颇值怀疑。有一事实大大加强了这一疑点：两位并不势均力敌的对手间的这场争执——尤其是在当年，我们虽然可以对其推崇备至，

但个人影响却要远远重于今天——维持多年而无定论，最后只是由于占有这一有争议的土地的一方的去世才告结束。他的死亡方式从一百五十年前至今也在人们的心目中引起了不同反响。那是一次以其奇怪的恐惧摧毁了茅舍中的住户的卑微姓氏的死亡，简直如同一次宗教行为，把他所住的那一小块土地犁过一遍，在人们当中抹去了他的土地和对他的记忆。

简言之，老马修·莫尔是因为犯有巫术罪而被处死的。他是死于那种可怕的虚妄的一个殉难者，那种虚妄给予了我们颇多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有影响的阶级和那些自视为人民领袖的人们应对一向作为最疯狂的暴民特色的狂热恐怖行为负起全部责任。牧师、法官、政治家们——当年最英明、最冷静、最圣洁的人——站在绞架周围的最里圈，对那血腥的行径叫得最欢，又是最后才忏悔自己不幸地受到欺骗。如果说在他们行事的整个过程中有哪一步堪称比另一步可以少责其咎，那就是他们行刑时毫不区别对待，不仅像以往的依法屠戮那样只处决穷苦的老者，而且还杀死所有阶层的人；包括他们的同仁、兄弟和妻子。无怪乎在这样杂乱又不同的毁灭中竟会有一个像莫尔那样无足轻重的男人脚踏着殉难者的小径走上行刑的山顶，而几乎在他的共患苦难的伙伴中无声无息。不过，当那阵骇人的疯狂阶段平息下去以后，人们才忆起潘钦上校彼时曾经在一片驱巫声中如何狂呼乱叫；人们同样没有忽略悄声议论：在他罗织马修·莫尔的罪名时，那种急切中包含着叵测用心。众所周知，那个牺牲品当时就觉察到那个迫害他的人对他所采取的行动中有着刻毒的个人恩怨，故此宣称他至死都要查明害他的缘由。在莫尔临刑之时——他颈上套着绞索，而潘钦上校却骑在马上冷眼观看那场面——他曾在刑台上讲了几句话，他发表的那番预言，无论正史经传还是炉边传闻都已丝毫不爽地记录了下来。“上帝，”那个垂死的人面如死灰，用手指着不动声色的敌人——“上帝将令他饮血！”

在那个所谓的巫士死后，他那块不大的宅基很轻易地就成了落入潘钦上校手中的赃物。然而，当人们恍然悟到，上校意在原先马修·莫尔的木屋的地皮上兴建一栋巨宅——以粗重的橡木竖起框架的宽敞宅第，以便他的子孙后代能够绵延福祉——村民当中便大有摇头的人了。虽说在上校策划的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没有谁深表怀疑这位言出必行的清教徒的作为是否证明他是一个正直而有良心的人，然而，他们却暗示他是在把家宅建立在不宁静的坟墓之上。他的家园将把那位已死并埋葬了的巫士的家宅圈拢在内，从而使死者的亡灵有条件在新宅中，在未来的新郎们引着新娘进入的居室中，在潘钦后世子孙诞生的地方出没作祟。莫尔罪行的丑恶及可怖，对他惩处的过分与可怜，会使粉刷一新的墙壁涂污变黑，使宅子里早早地发散出旧屋孤宅的陈腐气味。那么，为什么——既然潘钦上校四周的大片土地上撒满了未开垦的森林落叶——他为什么竟然要看中一块已经遭到诅咒的土地呢？

然而这位清教徒军人兼行政官可不是那种轻易改变既定谋划的人，任凭那巫士的亡灵的可怖还是何种貌似有理却又不足信的过敏都不能令他改弦易辙。若是有人对他讲起某种不祥之兆，或许他多少会受到触动；但他已准备好在他自己的阵脚上面对一个恶鬼。他以坚如磐石的广泛常理以及硬如铁钳的执着目的，沿着他原来的设想，可能甚至都没想象过丝毫的反对念头，一步步地走下去。上校凭着或许是更敏锐的感觉教会他的审慎或精细，像他的多数家人和同辈一样，保持着极深的城府。于是，他就在四十年前马修·莫尔第一次清除落叶的地方挖开了地窖，为他的宅院打下了深深的基础。说来奇怪，有些人还认为是不祥之兆，在工人们动工之后不久，前面提到的那股泉水，就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品味。无论是新地窖的深度打乱了水源，抑或在底层还可能潜藏着什么微妙的原因，反正现在还被叫作莫尔井的那股泉水变得又苦又硬了。如今那股水益发咸涩；邻居中的任何一个老妇人都会证实：这

水会让那些用它解渴的人患肠疾。

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一偶然绝无仅有：这栋新宅的木工领班不是别人，恰恰是这块强夺来的地产的原先那死去的业主的儿子。他很可能是当时最出色的工匠；或许，上校以此为得意之举，要不就是受着某种更美好感情的推动，就此公开地将针对他那已经倒下的对手一家的任何敌意全都抛到一旁。也有可能，从当年人们普遍存在的粗率和务实的性格出发，那个做儿子的倒是心甘情愿地从他父亲的死敌的钱袋中赚上一个实打实的便士，或者确切地说，一笔沉甸甸、响当当的英镑。无论如何，托马斯·莫尔成了那座七个尖角顶住宅的建筑师，并且恪尽职守，经他亲手装牢的木架至今仍竖在那里没有散架。

那栋巨宅就这样建成了。它在笔者的回忆中那么熟悉地耸立着，——因为从他儿时起，那栋巨宅就引起他的好奇，既是早已逝去的岁月中遗留下来的最美好、最庄严的建筑模式，又是可能比一座灰色的封建城堡更充满人情的诸多事件的发生地——那么熟悉地耸立着，历经腐朽而古老的沧桑，以致益发难以想象它当年初次迎接阳光照射时有多么光辉夺目。时隔一百六十年之后，它如今的实际状况给人的印象，不可避免地黯然失色，难以企及我们依稀可以想见的那位清教徒显要当年邀请全镇居民做客的那天早晨新宅落成时的外观。当时举行了一个兼有狂欢和宗教色彩的祭献典礼。希金斯牧师先生做的祈祷和布道，教民异口同声唱出的赞美诗，同烈酒、苹果酒、葡萄酒、白兰地的丰盛酒水和有权威人士证明的一只烤全牛——或至少就更可口的筋腱和腰肉而论，其重量和实惠与一只整牛相差无几——的大量肉食的更粗豪的场面相得益彰。一只在二十英里之内射杀的整鹿，也被制成馅饼，供应教区的这一盛典。在海湾里捕获的六十磅重的鳕鱼给熬成了美味的羹汁。简而言之，这栋新宅的烟囱，冒着厨房的熏烟，向整个地区散发着调和了浓烈的香料和大量的洋葱的鸡鹅鱼肉气味。那香气钻进每

个人的鼻孔，只消嗅到这一盛宴的气味，就足以诱人馋涎欲滴。

莫尔巷，或者用如今更郑重其事的名称，叫作潘钦街，在指定的时刻人头攒动，如同全教区的教众在涌向教堂。他们走到近处，都抬头仰望那巍峨的宅第，在人类住房中那座建筑足以显示自己的身分地位。那宅第从街道的边沿上稍稍后缩，却是毫不卑躬而是颇带自豪地耸立在那里。映入眼帘的全部外观都装饰着含有哥特式奇思异想的精致人物，墙壁的木结构上布满了掺有小石子和碎玻璃的光彩熠熠的石膏上的镶嵌和绘画。从每一面山墙上，共有七个尖角顶直插云霄，构成一种和谐工整的住宅外观，中间那座大烟囱喷烟吐气。装有钻石形小玻璃的许多小方格窗，让阳光射入厅堂和房间；可是，由于二层楼比底层探出很远，本身又在三层下面缩进一段，便把阴影投到楼下，把底层的房间遮得昏昏暗暗。突出的楼层下附着雕花木球。七个尖角顶，每个上面都装饰着小小的螺旋形铁棒。临街的那面尖角顶山墙的三角形部分上有一架日晷，每天早晨都要显示时间，由太阳把注定并不那么光明的历史时期的第一刻光明的历程一丝不苟地标示出来。房子四周撒满了碎屑、薄片、石子、瓦块；这些破烂连同寸草未生过的新翻过的生土，给予在人们的日常兴趣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栋房子恰如其分的陌生感和新鲜感。

宽度不亚于教堂正门的住宅前门，处在正面两座山墙的夹角处，前面有敞开的门廊，廊檐下设着板凳。在这座拱门下面尚未磨损的门限上，这时擦过脚便迈门而进的有教士、长者、官员、执事，以及镇上或乡间的种种头面人物。随后蜂拥而入的则是平民百姓，他们同样随意进出，但人数众多。就在大门内侧，立着两名仆从，他们给一些客人指点着去厨房一带的通路，把另一些客人引领到雅致的客厅——他们对所有的人都一概彬彬有礼，但对每位客人的高低贵贱仍有细微的区别对待。达官贵人们身着色彩虽然淡雅，但质地昂贵的丝绒袍服，褶皱硬挺的颈箍和镶带，刺绣的手套，蓄着

神气十足的胡须，一副权威的外表和作派，一眼便可与他人区别开来；当年，匠人都有一副操劳的神色，而工人都穿着皮背心，他们走进或许由他们参与修建的这栋房子时，难免畏缩踟蹰。

那儿有一种不祥的气氛，在几个特别谨慎的客人的胸中唤起了难以掩饰的不快。这座恢宏的大宅的缔造者——一位以举止端方、礼仪周到著称的绅士——理应站在他自己的大厅里，对众多亲自光临他的盛宴的显要人士竭诚迎接。然而他尚未露面；最受优待的客人还没有看见他。当全殖民地的第二位显要出现时，发现并没有接待的仪式，潘钦上校方面的这种失礼就益发不可思议了。虽说副总督的到来，是当天预料中的荣幸，但他跨下坐骑并搀扶他的夫人跳下侧鞍，双双穿过上校的门槛时，除去家仆领班外，再没有任何迎迓之举。

领班是个头发灰白、态度安详、礼数周到的人，他感到有必要作些解释。他说他的主人还在他的书斋或私室里，一小时以前他刚进去时曾经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要打扰他。

“难道你没看见，伙计，”县里的那位高级行政官把领班拉到一边，说，“这可不是别人，而是副总督本人吗？马上把潘钦上校叫到这儿来！我知道他今天一早就接到了英格兰的来信，他研读起这几封信，一小时会不知不觉地过去的。但是依我看，你要是让他对我们的一位主要统领失礼，他会不高兴的，何况这位大人物在总督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代表威廉国王的。马上把你的主人叫来吧！”

“不成啊，崇敬的阁下，”那领班十分为难地说，他的迟疑清楚地表明潘钦上校家规的严厉与不可通融；“我主人的吩咐是十分严格的；而且，如崇敬的阁下您所知，他对手下佣仆服从命令绝不容半点含糊。谁要是愿意开那扇门就去吧；我是不敢的，哪怕总督本人亲口要我去开！”

“哼，哼，高官大人！”副总督叫道，他已经听到了上面的商议，

觉得自己地位够高了，应该显示一点威严。“我要亲手处理这件事。现在是上校那位好人出来迎接他的朋友们的时候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怀疑，他为今天这喜庆日子精心备下的加那利^①美酒已经事先喝得太多了！但是既然他至今迟迟没有露面，我就只好亲自去提醒他了！”

他这样说着，就迈动那双沉重的骑马靴向仆人指点的房门大步走去，皮靴踏在地板上的咚咚声，连这栋巨宅最偏远的地方都能听见，接着便在新门板上敲得山响。这时他面带微笑地回过头来，朝旁观的人看了看，等候着应声。可是不见动静，他就又敲了一阵，结果仍和前一次一样没有反应。这位副总督本来就易于动怒，此时便举起他那沉重的剑柄用力砸起门来，直震得一些旁观的人悄声低语，这响声也许会惊动地下的死者呢。尽管有这种可能，但似乎对潘钦上校却没有起到唤醒的作用。砸门声响过后，整座宅第陷入一片深沉、骇人和压抑的静寂，尽管许多客人已经因为偷喝了一两杯葡萄酒或烈酒而要信口开河了。

“奇怪，真是！——太奇怪了！”副总督高声叫道，他的笑容变成了苦脸。“既然我们的主人为我们树立了忘记礼节的好榜样，我也可以把礼节抛开，随意闯进他的私房了！”

他试着转动门把，门扇在他手中顺从地松动了，随着从大门口穿过这栋新宅的一切通道和房间的一股突如其来的疾风，屋门被吹得大敞四开。这股风窸窣着女士的丝绸裙袍，吹拂着绅士们的长髻假发，掀动着卧室的窗帘和帷幔；不动声色地把一切全都搅动了一下。一个令人有些悚然的预兆的阴影——谁也不晓得那是什么和为什么——突然之间降临到众人头上。

不过，他们在好奇心的急切驱使下，还是向此刻已敞开的屋门拥去，把身前的副总督推挤进屋。他们第一眼没有看到任何异常之

^① 非洲西北海岸的珊瑚群岛，盛产葡萄酒。